



摩羯奥非斯

「雨季」红尘潋滟系列

沈亚 作品



江苏文艺出版社
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
PUBLISHING HOUSE

沈亞
作品

摩羯奧非斯

「台湾熟愛言情季」红尘激滄系列



江苏文艺出版社
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
PUBLISHING HOUSE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摩羯奥非斯 / 沈亚著. — 南京: 江苏文艺出版社,
2014.3

(台湾熟爱言情季)

ISBN 978-7-5399-6081-4

I. ①摩… II. ①沈… III. ①言情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

- 书 名 摩羯奥非斯
-
- 著 者 沈 亚
- 责任编辑 赵 阳
-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江苏文艺出版社
-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, 邮编: 210009
- 出版社网址 <http://www.jswenyi.com>
- 经 销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- 印 刷 江苏凤凰新华印务有限公司
- 开 本 880×1230 毫米 1/32
- 印 张 4.625
- 字 数 100千字
- 版 次 2014年3月第1版 2014年3月第1次印刷
- 标准书号 ISBN 978-7-5399-6081-4
- 定 价 16.00元
-

(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)

楔子

在很久很久以前，曾经有个传说：传说中，在世界的某个地方有座命运谷，里面住着三个老人，他们掌管了地球上所有人的命运。

人们称他们为“命运之神”。

第一个是“纺工”克娄梭。从他的手中纺出所有人世间的命运纱线，纱线的长短不一，所具有的特质也不同。自他的手中所纺出的纱线从来就不会重复，也不能重复。

第二个是“命运的分配者”拉棋希士。他负责将代表着命运的纱线分配给世界上的每一个人，但这并不代表他有权力更改某个人的命运。每一条纱线都有它专属的主人，他只不过是將纱线放到它该去的地方罢了。

第三个则是“无法回首”的阿愁波丝。她手上握着讨人嫌的剪刀，将已走到尽头的纱线剪断。

他们都已经很老了。天神交付给他们的使命使他们永远都无

法休息，他们的年龄自然也早已无法考据，连他们自己都忘了。

命运谷里有三座高耸入天的巨石，他们就这样面对面坐着，日日夜夜掌管着人世间的一切。

克娄梭将手上纺好的纱线交给拉棋希士，拉棋希士再将手中已走到尽头的纱线交给阿愁波丝，而阿愁波丝则将手中一把又一把的纱线剪断，任纱线跌落命运谷中叹息。

人世间的一切对他们来说是多么的微不足道！每一条纱线所代表的意义都是他们早已摒弃的。

过去在命运谷中常听到的惊叹和唏嘘，如今再也了无意义，只有风声在谷中穿梭的声音……

命运，离他们已经很远、很远了。

却有那么一天，克娄梭望着手上缠着的纱线，几不可闻地叹了口气，那两条纱线交缠得难舍难分，竟像是个死结一般！

他将那两条纱线交给拉棋希士。拉棋希士竟也叹息一声，轻轻地试图将那两条纱线分开，但那两条线却仍固执地交缠，无论如何都无法分离。他无奈地抽出其中一条，那是已走到尽头的线，它的末端紧紧地缠着另一条，缠绵悱恻得仿佛自有生命一样！

阿愁波丝面无表情地将线接了过来，那剪刀轻轻地移向两条纱线中间的结

——“命运是无法更改的……”

静默中，仿佛听到这样的声音。

三个人仍专注地做着自己的工作，他们掌管命运却不能更改命运。

人们说他们是“命运之神”，而日日夜夜向他们祈求幸运或者

其他的愿望,但那却不是他们所能控制的。

他们只负责将早已是定数的命运交织、分配和截断。

命运是不能改变的,尤其不是人所能改变的。

即使是“命运之神”也不例外。

第 1 章

这就是“异人酒馆”，里面卖的是酒、咖啡，和不可思议。

繁华的闹区里有家被人遗忘的小店，它的名字叫“异人酒馆”。小店的招牌早已斑驳得认不出它原来的样子了，老旧而毫无特色的门面也看不出有任何值得品味的地方，门上的一串风铃偶尔发出的声音是沙哑而黯淡的，实在很难想象出那曾是两串动人的风铃。仔细看看这个地方，它充其量只能说得上干净，此外当真也找不出有什么动人的形容词可说的。

这样一家小店自然不会有什么客人，即使偶有寻幽访胜的客人误闯进来，主人的阴冷也令人却步而无法久留，即使它的咖啡香味浓郁得难以想象。

小店里的装潢和它的外表一样古老而破旧。泛黄的桌布上摆着古老的油灯，两 three 张小桌子和椅子几乎就是小店的全部，柜台上的几只咖啡壶年代古老得让人怀疑它们到底是古董，还是有实际

上的用途。在晦暗之中，店里所有的光源就是那几盏古老的油灯所发出来的黯淡光芒。

店里的一切都是古老的。不明就里而走进这里的人大概会以为自己走进了时光隧道，走到一个说不出究竟是中是西、暧昧难分的古老房子之中。

这就是“异人酒馆”，里面卖的是酒、咖啡和不可思议。

店主是个总是穿着破旧大风衣的人，风衣的帽沿压得低低的，让人看不出他的年纪，也看不出他的性别。他几乎不说话，或者他也说话，只是不在别人看得到的地方说话。他的存在使原本就诡异的酒店更增添了令人费解的神秘。没有人可以正确地说出这家酒馆的由来，当然也没有人可以正确地说出这个店主的年龄和姓名，他们仿佛千百年以前就在那里似的。

这样一家店到底有没有客人？是个有趣的问题。如果没有，那么他以什么维生？如果有，那么他的客人又会是什么样的人？

一般酒馆的营业时间通常是在夜里，或许这是“异人酒馆”唯一可以算得上正常的地方。至少也只有在深深的夜里，那里才会有人出入。

奇怪的是，如果你问那附近的居民，在那家店出入的都是些什么样的人，恐怕没有人回答得出这样的问题。

冷冷的冬夜里，都市中所有的声响都已远离，滴滴答答的雨水打在碎石子地上发出幽怨的声音，四周的店家都早已休息，只有“异人酒馆”还亮着它那昏黄的灯光，在城市的角落里摇曳着诡异的神采。

夜——已经很深、很深了。

酒馆古式的窗边坐着一个女子，静静地吸着咖啡。

店里没有半点声响，满室的咖啡香淹没了所有的声音，似乎也淹没了所有的时间与空间。

店主立在柜台后面静静的，像一道影子一样。他们对彼此的存在似乎早已习惯，在那几乎静止的画面中有种奇异的气氛；一种等待，或者是一种充斥着压迫感的宁静……

“嗨！我迟到了吗？”店门轻轻地被推开，一阵清冷的空气随着来人次了进来，风铃的声音惊破了静雅的气氛。

“如果对其他人来说，我想我们都早到了。”女子微笑着抬起头来，双眼闪动晶莹的光彩，里面却有一丝难以察觉的失望，“你一个人来？我以为你会和他们一起来。”

男人在她的对面坐了下来，脸上温暖的笑容驱走了空气中的凄冷。“奥非斯连个电话也没打给我，他只说今天要带他的未婚妻过来，应该等一下就到了。你等很久了吗？”

“还好，反正我今天也没什么事。”她说着，眼中的光彩突然一黯，笑容却嘲讽地浮现在她娇美的脸上。“奥非斯那家伙保密的功夫倒是很到家！都已经要结婚了，才让我们见他的未婚妻。我想，他大概是怕我们这群怪物吓坏了她。”

“你今天心情不好？”唐宇讶异地、轻轻蹙起了眉看着她，“以为我们已经说好了不再提那些事的，你不祝福他们吗？”

“我看起来像是替任何人祝福的样子吗？”叶申挑挑眉，挑衅地朝他微笑。“我有义务替任何人高兴吗？唐宇，你也知道，我们这种人最好是找个同样的怪物在一起，要不然是很难有好结果的。很显然的，奥非斯所找的新娘可不是我们这种人。”

“我不认为我们是‘哪种’人。”他静静地注视着她，“如果你坚持要将自己变成一个怪物的话，的确是很难有幸福的。”

叶申对他的话没有反应，对这样的话题她向来很容易失去兴趣。在他还没来得及继续说下去之前，她已经蹙起了她那两道乌黑的眉，思索着开口：“奥非斯的未婚妻叫什么名字？欧笠凯……欧笠凯？”

“有什么不对吗？难道你对她的名字也有意见？”唐宇见怪不怪地任由她转换话题，叶申向来是这个样子的，当你正准备和她激辩一场的时候，她的心思却已经转到外太空去了。

“欧笠凯……”她突然一愣，“欧丽蒂凯？这么巧？”

“欧丽蒂凯又是谁？”唐宇莫名其妙地问：“什么东西巧？”

叶申转个身面对他，看起来十分讶异，“你没听说过吗？”

“听说过什么？”

“欧丽蒂凯和奥非斯的故事啊！传说中，奥非斯是个竖琴手。在希腊神话故事中，他和杰生搭‘阿哥号’去寻找金苹果。在一次冒险中，奥非斯以他的竖琴声打败金嗓女妖，救了所有的人，它的妻子就是欧丽蒂凯。可惜他们是一对绝命鸳鸯，欧丽蒂凯在他们的婚礼上被一条毒蛇咬死了，奥非斯带着他的竖琴到地狱去救她，冥王也答应让他带回他的妻子，但是有一个条件，在还没有走出地狱之前，不能回头看她。后来奥非斯带着欧丽蒂凯离开地狱，走到地狱门口的时候，他却忍不住回头想看看他的妻子有没有跟上来，结果欧丽蒂凯又掉回地狱去了！奥非斯想再回地狱去，可惜冥王不答应，他只好独自回到人间，可是从此他就再也不肯跟女人亲近，一个人独自躲到深山里去了，过了没多久就死在一群疯女人的

手里。”她摇摇头，叹口气，“很悲惨吧？”

“这是我第一次听你说故事，说的却是这种故事。”唐宇俊挺的脸上有种戒备的忧郁，“有什么用意吗？或者，我只是很幸运地听到一个‘单纯’的故事？”

“用意？”叶申满不在乎地笑了笑，“你觉得我应该会有什么样的用意？某种诅咒吗？你不觉得你说的话很有趣？我只不过是发现了这其中的巧妙关联性罢了！你不觉得这是个很特殊的巧合吗？”

“叶申，我现在怀疑你真的是嫉妒。”

“如果我是呢？”她挑衅地注视着他。

唐宇一时无言。他怔怔地看着叶申那姣美的面孔，竟不知该如何回答！他会有了解女人的一天吗？活得越久，越发觉女人是多么地不可预测！眼前这个女人尤其是个中翘楚。

他从来不知道她下一秒钟会有什么惊人之举，或是如何的语不惊人死不休！

“我们来晚了。”风铃声沙哑地响了起来，一个男人带着一个娇小的女子走了进来，“你们等很久了吗？”

“还好。”唐宇连忙收回自己的视线，面对刚进来的两个人，“叶申正在说故事。”

“叶申说故事？”男人风尘仆仆地关上门，将身后的女子拉到自己的面前坐下，“这倒很新鲜，我从来没想到叶申会说故事，要不要说来听听？”

“我想你不会喜欢这个故事的。”叶申银铃般地笑了起来，视线移到那个怯生生、尴尬坐着的女子身上，“这就是你的新娘？”

男人笑了笑，亲密地握住她的手。“笠凯，这是叶申，我的好朋友。另外这位是唐宇。”然后他转向他们，“这就是我的未婚妻欧笠凯。”

“嗨。”他们异口同声地朝她打招呼。

欧笠凯不大自然地朝他们微笑点头招呼。她是个娇小可爱的女子，看起来比实际的年龄小一些，清秀，五官淡雅而精致，有股特别的亲和力。不过，现在的她显得十分紧张，面对着他们似乎有些无所适从。

她知道眼前的两个人正在打量她，就像在评估一件东西的价值一样地评估着她。

叶申的眼光锐利，而且几乎是挑剔的！或许这和她的职业有关。叶申是个小有知名度的职业模特儿。杂志上的叶申冷艳得令人不能逼视，现在的叶申却冷冽得令人不敢直视！

敌意！一种不会误认的感觉油然而生。

“别被她的外表骗了！叶申只是有一张吓人的面孔而已。”唐宇微笑地安抚她，虽然连他自己都怀疑这句话的可信度，“我是唐宇。”

“我知道，奥非斯说过很多次了，他说你是他最好的朋友。”欧笠凯低低地说着，对自己近乎懦弱的胆怯感到羞耻！自从她知道要到这里来见奥非斯的朋友开始，她所有的勇气就都无声无息地消失了。

她不知道自己究竟害怕什么，是害怕这里的陌生？还是害怕这里的特殊？

唐宇友善的笑容，和一直握着她的手的奥非斯，让她至少还不

至于落荒而逃。笠凯终于鼓起勇气面对眼前的男人。

唐宇长得高大英挺，黝黑的皮肤一看就像是长期在户外工作的人。奥非斯说他是个建筑师——一个特殊的建筑师。他们正在说话的时候，店主已经送上两杯咖啡，动作轻巧得很难让人意识到他的存在，当然，更没有人注意到他早已深深地将眼前这个新加入的女子看个清楚了。

“那是店主。”奥非斯微笑地说，“你只要叫他店主就可以了。”

欧笠凯轻轻地朝那个影子似的人点点头，她没有错过店主刻意规避的眼光。奥非斯早已提醒过她，这里的一切并不能以常理来判断，现在她的确相信这一点；至少从她进门到现在，一切都还找不到一个合理的解释。

“你们的婚礼是什么时候？”唐宇笑着问，“该不会到这个时候还要保密吧？”

“在后天。”

“后天？”他吓了一跳，“这么快？到现在才通知我们！”

“只是一个很简单的仪式而已。”他笑着搂住妻子的肩，“笠凯和我都没什么朋友、家人，所以一切从简。”

他脸上的笑容和满足，让唐宇和叶申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。

他们对视一眼，交会的目光中有着相同的疑问，也有着不同的挣扎。

奥非斯和他们认识已经很久了，但现在的他却是他们从来没有见过的，谁也没想过，原来奥非斯可以这么随和、这么勇于表达自己的感情。

几个月前的奥非斯仍是沉默、不苟言笑的，不过是几个月的时间，他却有了一百八十度的转变！

天知道，他们当时得费多少心思才能叫他多说两句话、多笑几次？

如果这就是“爱情”的力量，那么无怪乎有那么多的人明知爱不见得代表幸福，却还是心甘情愿、前仆后继地投入爱情的恒河之中浮沉！

“放我出来！”短暂的沉默中，小店的最后方突然传出愤怒的吼声，让他们全都愣了一下，随即笑了起来。

欧笠凯讶异地朝那个地方看：“那是谁？”

他们还没来得及回答，那个稚嫩的声音又叫了起来：“放我出来！要不然我就自己出来了！”随着敲打着门板的声音传来阵阵的咆哮。

“那是小越。”奥非斯笑着回答。店主无声无息地打开通往地下室的门，一个小小的身影迅速地冲了出来，指着店主大叫：“为什么关我那么久？”他控诉地叫道：“我要告你虐待儿童！”

“以你的年纪来说，你当儿童已经太老了。”叶申笑着说道：“而且，一个吸血鬼上法院是不合逻辑的。”

“吸血鬼？”欧笠凯不可置信地看着眼前的小男孩，他穿着正式的礼服，理着时下孩子们最流行的发型，可爱得一如邻家的小宝贝，“他是个吸血鬼？”

一个不会超过五岁的吸血鬼？奥非斯曾对她说过他的朋友都很奇怪，可是她从来没想过这个！从来没想过是这种怪法！

“嘿！你是奥非斯的新娘！”小越开心地跳了过来，根本不理睬

叶申的揶揄。他直接奔到她的面前打量着她，那副好奇的样子看起来和正常的孩子实在没有什么不同。“以奥非斯的身材来说，你是娇小了一点；不过你很可爱，我喜欢你！我可以吸你的血吗？”他的表情让她不知道该反对还是赞同？如果所有的吸血鬼都这么可爱，那么他们实在应该全都保留下来。

“你不可以吸她的血，我不想要一个吸血鬼新娘。”奥非斯摇摇头，“不过，我很高兴你这么喜欢她。”

“你真的是个吸血鬼？”笠凯怯怯地伸手去碰小男孩的脸，“可是——可是你还这么小……”

小越很认真地点点头。她这才发现小越闭着嘴的时候，仍然半露出两颗小小的虎牙，看起来可爱得像漫画上的人物。

“这是我的獠牙。”他指着自己的牙齿再度点点头，十分肯定地说着。黑白分明的大眼睛骨碌碌地转动着，脸色虽然有些苍白，却怎么都不像传说中的吸血鬼。“我大概是有史以来最年轻的吸血鬼吧！”

“这是说以外表来看。”叶申笑着拍拍小越的头，“如果以存在的时间来算，你或许会是存活最久的吸血鬼之一。四百多年耶！不知道那些吸血鬼猎人是干什么的？居然让你到现在还在危害人间！”

“什么嘛！”小越抗议地瞪了她一眼，“你这个坏女人！”他说着，轻灵地一跃，便跃上店主的肩膀上朝她扮鬼脸，之后又迅速地转移了注意力。他拍拍店主的头。“我饿了！”那声音十分委屈。

“你就只知道吃。”唐宇无奈地摇头，“小越不但是个吸血鬼，他还是个学识渊博的吸血鬼。虽然他的外表只有五岁，但是他几乎

什么都知道。活得久就是有这个好处。”

“你喜欢啊？那我可以免费替你服务。”小越笑咪咪地注视着唐宇，“活得越久，懂得越多喔！”

“谢谢，不过我一向觉得‘老而不死谓之贼’。”唐宇笑着回答。

笠凯不可思议地望着坐在店主肩上的小越，他们看起来和谐得让人觉得意外！店主是那么的阴森诡异，而小越却活泼得一如邻家的小男孩；他们一大一小全然没有任何相似之处。但是组合在一起却又是那么地理所当然！

在这个奇异的幻境里什么都有可能发生，但是却远远超出了她所能理解的范围。

“小越是店主捡回来的。”

她抬起头看着自己未来的丈夫，他就是和这些人生活在一起的——那么多的惊奇和令人意想不到的事！现在她才知道这里为什么要叫“异人酒馆”了。

“你们去看过微笑没有？”小越手里抱着一个红色的瓶子，边喝边说着。那红瓶是什么，大概不需要解释了。“我刚刚听到她说你们来了。今天她的精神很不错喔！你们现在可以去看她。”

“微笑？”笠凯傻傻地重复着，仍没自惊诧中恢复过来。

奥非斯牵起她的手，朝她微微一笑。“今天的另一个惊奇。”

或许她不该觉得意外，或者感到惊奇，毕竟在这个地方的任何人、事、物都是无解的，这是个没有答案的地方。

等奥非斯牵着笠凯离开之后，小店里有片刻的宁静。还待在店里的人似乎并不知道该对目前的情况作怎样的评论。

唐宇首先不大自然地清清喉咙，打破沉默：“难道没有人有话

要说的吗？”

“我说的话你一定不爱听。”小越耸耸肩回答。

“说说看。”

“奥非斯的新娘看起来快死了。”

唐宇瞪着他：“这是什么话？”

“我说过，我说的话你不会喜欢听的。”小越咕哝着，双手支着下颚靠在店主的头上，“可是你要我说的啊！”

“刚刚叶申才说了一大堆什么神话故事给我听，现在你又这样说！那是什么意思？”他没好气地叫着：“难道你们都不替奥非斯感到高兴吗？”

“我很替他感到高兴啊！”小越冤枉地叫道：“可是我说的也是事实嘛！你也知道我是个吸血鬼，我们当然会找最容易下手的人类来喂饱我们的肚子。快死的人通常是最好的对象，像刚刚那个女孩就是！”

“你说她有病？”

“她没病，可是她的神色显示她的寿命已经不长了。如果我没看错，她大概这几天就会死了。”

唐宇怔怔地看着他，说不出话来，身边的叶申似乎也被自己预言的准确度所震住了！

只有店主无言地转身回到他的柜台后面，鬼魅般的身影仍和平常任何时候一样平静，完全看不出这件事对他具有任何的意义。

“那怎么办？要不要告诉奥非斯这件事？”

“没用的。”叶申摇摇头，“你想他会因为知道这件事而改变他的决定吗？”